

## 羯鼓录

唐·南卓

羯鼓出外夷，以戎羯之鼓，故曰羯鼓。其音主太簇一均，龟兹部、高昌部、疏勒部、天竺部皆用之，次在都昙鼓、答腊鼓之下，（都昙鼓似带鼓而小。答腊鼓者，即揩鼓也。）鸡娄鼓之上。〈壹桑〉如漆桶，（山桑木为之。）下以小牙床承之。击用两杖，其声焦杀鸣烈。尤宜促曲急破，作战杖连碎之声；又宜高楼晚景，明月清风，破空透远，特异众乐。杖用黄檀，狗骨、花楸等木，须至乾紧绝湿气，而复柔膩：乾取发越响亮，膩取战裊健举。椀用刚铁，铁当清炼，椀当至匀。若不刚，即应条高下，搯捺不停；不匀，即鼓面缓急，若琴徽之〈先女〉病矣。诸曲调如太簇曲《色俱腾》、《乞婆娑》、《曜日光》等九十二曲名，玄宗所制。（其余徵、羽调曲，皆与胡部同，故不载。）上洞晓音律，由之天纵，凡是丝管，必造其妙。若制作诸曲，随意即成，

---

不立章度，取适短长，应指散声，皆中点拍。至于清浊变转，律吕呼召，君臣事物，迭相制使，虽古之夔旷，不能过也。尤爱羯鼓、玉笛，（玉笛之说见《遗事》。）常云：“八音之领袖，诸乐不可为比。”尝遇二月初。诘旦巾栉方毕，时当宿雨初晴，景色明丽。小殿内庭，柳杏将吐，睹而叹曰：“对此景物，岂得不与他判断之乎？”左右相目，将命备酒，独高力士遣取羯鼓。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，曲名《春光好》，（上自制也。）神思自得。及顾柳杏，皆已发拆。上指而笑谓嫔御曰：“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？”嫔御侍官皆呼万岁。又制《秋风高》，每至秋空迥彻，纤翳不起，即奏之。必远风徐来，庭叶随下。其曲绝妙入神，例皆如此。

汝南王璿，宁王长子也。姿容妍美，秀出藩邸，玄宗特钟爱焉，自传授之。又以其聪悟敏慧，妙达音旨，每随游幸，顷刻不舍。璿常戴研绢帽，打曲，上自摘红槿花一朵，置于帽上簷处。二物皆极滑，久之方安。遂奏《舞山香》一曲，而花不坠落。（本色所谓

---

定头项难在不动摇。)上大喜笑，赐璫金器一厨。因夸曰：“花奴(璫小字。)姿质明莹，肌发光细，非人间人，必神仙谪堕也。”宁王谦谢，随而短斥之。上笑曰：“大哥不必过虑，阿瞞自是相师(上于诸亲常自称此号)。夫帝王之相且须有英特越逸之气，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度(一作“厚”。)若花奴但端秀过人，悉无此相，固无猜也。而又举止淹雅，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。”宁王又笑曰：“若如此，臣乃输之。”上笑曰：“若此一条，阿瞞亦输大哥矣。”宁王又谦谢。上笑曰：“阿瞞赢处多，大哥亦不用揜挹。”众皆欢贺。上性俊迈，酷不好琴。曾听弹琴，正弄未及毕，叱琴者出，曰：“待诏出去。”谓内官曰：“速召花奴将羯鼓来，为我解秽。”

黄幡绰亦知音。上尝使人召之，不时至。上怒，络绎遣使寻捕。绰既至，及殿侧，闻上理鼓，固止谒者，不令报。俄顷上又问侍官：“奴来未？”绰又止之。曲罢后，改奏一曲。才三数十声，绰即走入。上问：“何处去来？”曰：“有亲故远适，送至郊外。”上颌之。鼓毕，上谓曰：“赖稍迟，我向来怒时，至必挞焉。适方思之

---

，长入供奉，已五十余日，暂一日出外，不可不放他东西过往。”绰拜谢讫。内官有相偶语笑者，上诘之。具言绰寻至，听鼓声候时以入。上问绰，绰语其方怒及解怒之际，皆无少差。上奇之，复厉声谓曰：“我心脾肉骨下事，安有侍官奴闻小鼓能料之耶？今且谓我何如？”绰走下阶，面北鞠躬，大声曰：“奉敕竖金鸡。”上大笑而止。

宋开府璟，虽耿介不群，亦深好声乐，尤善羯鼓。始承恩顾，与上论鼓事，曰：“不是青州石末，即是鲁山花瓷。捻小碧上掌，下须有朋（去声）肯之声。”据此乃是汉震（一作“偃”。）第二鼓也。且〈壹桑〉用石末、花瓷，固是腰鼓，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折，非羯鼓明矣。（第二鼓者，左以杖，右以手指。）又开府谓上曰：“头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点，此即羯鼓之能事也。”山峰取不动，雨点取碎急。上与开府兼擅两鼓，而羯鼓偏好，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。开府之家悉传之。东都留守郑叔则祖母，即开府之女。今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，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。开府孙沆亦工之，并有音律

---

之学，贞元中进乐书三卷。德宗览而嘉之，又知是开府之孙，遂召对赐坐，与论音乐喜甚。数日又召至宣徽，张乐使观焉，曰：“有舛误乖谬，悉可言之。”沈沉吟曰：“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，具状条奏。”上使宣徽使，教坊使就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，然后进奏。二使奏：“乐工多言沈不解声律，不审节拍，兼有聩疾，不可议乐。”上颇异之，又召宣徽使对，且曰：“臣年老多病，耳实失聪。若迨于声律，不致无业。”上又使作乐，曲罢，问其得失，承禀舒迟，众工多笑之。沈顾笑者忽忿怒作色，奏曰：“曲虽妙，其间有不可者。”上惊问之。即指一琵琶云：“此人大逆<片戈>忍，不日间兼即抵法，不宜在至尊前。”又指一笙云：“此人神魂已游墟墓，不可更留供奉。”上尤惊异，令主者潜伺察之。旋而琵琶者为同辈告讦，称六七年前，其父自缢，不得端由。即令按鞫，遂伏其罪。笙者乃忧恐不食，旬日而卒。上益加知遇，面赐章绶，累召对，每令沈察乐。乐工惴恐胁息，不敢正视。沈惧罹祸，辞病而退。

嗣曹王皋精晓器用，为荆南节度使。有羁旅士人，

怀二椀，欲求通谒，先启于宾府。观者讶之，曰：“岂足尚耶？”士曰：“但启之尚书，当解矣。”及皋见椀，捧而叹曰：“不意今日，获逢至宝。”因指其刚匀之状，宾佐唯唯，或腹非之。皋曰：“诸公必未信。”命取食样，自选其极平者，遂置二椀于样心，以油注之椀中。椀满而油不浸漏，盖相契无际也。皋曰：“此必开元、天宝中供御椀，不然无以至此。”问其所自，答曰：“某先人在黔中，得于高力士之家。”众方深伏。宾府又潜问客，直偿几何。客曰：“不过三五百缗。”及皋遗财皋器皿，其直果称焉。

广德中，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。调集至长安，僦居务本里。尝夜闻羯鼓声，曲颇妙。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，门极卑隘，叩门请谒。谓鼓工曰：“君所击者岂非《耶婆色鸡》乎？”（一本作“耶婆娑鸡”。）虽至精能，而无尾，何也？”工大异之，曰：“君固知音者，此事无人知。某太常工人也，祖父传此艺，尤能此曲。近张通孺入长安，某家事流散。父没河西，此曲遂绝。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，竟无结尾声，故夜夜求

---

之。”琬曰：“曲下意尽乎？”工曰：“尽。”琬曰：“意尽即曲尽，又何索尾焉？”工曰：“祭声不尽何？”琬曰：“可言矣！夫曲有不尽者，须以他曲解之，方可尽其声也。夫《耶婆色鸡》当用《<木屈>柘急遍》解之。”工如所教，果相谐协，声意皆尽。（如《柘枝》用《浑脱》解、《甘州》用《急了》解之类是也。）工泣而谢之，即言于寺卿，奏为主簿。后累官至太常少卿、宗正卿。

代宗朝，宰相杜鸿渐亦能之。永泰中为三州副元帅，兼西川节度使。至成都，有削杖者在蜀，以二鼓杖献。鸿渐得之，示于众，曰：“此尤物也，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。”匠曰：“某于脊沟中养者十年。”及鸿渐出蜀，至利州西界，望嘉陵驿路入汉州矣。自西南来，始临嘉陵江，颇有山水景致。其夜月色又佳，乃与从事杨炎、杜亚辈，登驿楼，望江月，行觞讌话：“今日出艰危，脱猜迫，外则不辱命于朝廷，内则免中祸于微质，皆诸贤之力也。既何此安步，又瞰上殊景，安得不自贺乎？”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，以前所得杖酹

奏数曲。四（一作“西”）山猿鸟皆惊，飞鸣嗷嗷。从事悉异之，曰：“昔夔之搏拊，百兽舞庭，此岂远耶？”鸿渐曰：“若某于此，稍曾致功，未臻尤妙，尚能及此。况至圣御天，贤臣考乐，飞走之类何有不感？”因言：“某有别墅，近华严阁。每遇风景晴朗，时或登阁奏此。初见群羊牧于山下，忽数举头踟躅不已，某不谓以鼓然也。及止鼓，羊亦止。某复鼓，亦复然。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，无不应之而变。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，及群羊侧，遂渐止声，仰首，（一作“逐声俯仰”）。若有所听。少选即复宛颈摇尾，亦从而变态。是知率舞固不难矣。其后乃不敢为也。”（一本无此名。）近土林中无习之者，唯仆射韩皋善，亦不甚露焉。为鄂州节度使时，间于黄鹤楼一月两习而已。

会昌元年，卓因为洛阳令，数陪刘宾客、白少傅宴游。白有家僮，多佐酒。卓因谈往前三数事，二公亦应和之，谓卓曰：“若吾友所谈，宜为文纪，不可令埋没也。”时过而未录。及陕府卢尚书任河南尹，又话之，因遣为纪。即粗为编次，尚未脱藁。至东阳，因曝书

见之，乃详列而竟焉。虽不姿儒者之博闻，亦助宾筵之谈话，属之好事，庶几流传。

前录大中二年所著，四年春阳罢免，旋自海南，路由广陵，崔司空为镇。司空遇合素厚，留止旬朔，辄献之。过蒙奖饰，因曰：宋沆即某之中外亲丈人，知音之异事，非止于此也。尝为太常丞，每诸悬钟磬，亡坠至多，补亡者又乖律吕。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，（贞元中犹未有待漏院，朝士多城门衢中，或立近坊人家及光宅寺也。）闻塔上风铎声，倾听久之。朝回复至寺舍，问寺主僧曰：“上人塔上铎，皆知所自乎？”曰：“不能知。”沆曰：“其间有一是古制。某请一登塔，循金索，试历扣以辨之，可乎？”僧初难，后许，乃扣而辨焉。寺众即言：“往往无风自摇，洋洋有闻，非此也耶？”沆曰：“是耳，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也。”固求摘取而观之，曰：“此姑洗之编钟耳，请且独缀于僧庭。”归太常，令乐工与僧同临之。约其时，彼扣本乐悬，此果应之，遂购而获焉。又曾送客出通化门，逢度支运乘，驻马俄顷，忽草草揖客别，乃随乘至左藏门

---

，认一铃，言亦编钟也。他人但觉镕铸独工，不与众者埒，莫知其余。及配悬，音形皆合其度。异乎，此亦识微在金奏者与？列于鼓录则浸浸差矣。以大君子所传，又精义入神，岂容忽而不载，遂附之于末。

诸宫曲

太簇宫

色俱腾 耀日光 乞婆娑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 
罗犁罗 苏莫赖耶 俱伦仆 阿个盘陀 苏合香 藏钩  
乐 春光好 无首罗 <鱼鸟>岭盐 疏勒女 要杀盐  
通天乐 万载乐 景云 紫云 承天乐 顺天乐

太簇商

苏罗 柰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鸡 堂堂 半杜梁  
君王盛神武赫赫 君之明 大钵乐背 大沙野婆 破阵  
乐 黄骏蹕 放鹰乐 英雄乐 思归 忆新院西楼送落  
月 霜风 九成乐 倾杯乐 百岁老寿 还成乐 打  
球乐 饮酒乐舞厥磨赋 太平乐 大酺乐大宝乐 圣明  
乐 婆罗门 崩加那 万岁乐 秋风高回婆乐 夜半击  
羌兵 香山 优婆师 匝天乐 禅曲 渡积破虏回 五

---

更啭黄莺啭 大定乐 越殿 须婆 钵罗背 大秋秋盐  
栗时 突厥盐 踏蹄长

太簇角

火苏赖耶 大春杨柳 大东祇罗 大郎赖耶 即渠  
沙鱼 大达摩友 俱伦毗悉利都 移都师 阿<监鸟><<  
缕鸟>乌歌 飞仙 凉下采桑 西河师子三台舞 石州  
破勃律

徵、羽调与胡部同，不载。

诸佛曲调

九仙道曲 卢舍那仙曲 御制三元道曲 四天王  
半阁摩那 失波罗辞见柞草堂富罗二曲 于门烧香宝头  
伽 菩萨阿罗地舞曲 阿陀弥大师曲

食曲

云居曲 九巴鹿 阿弥罗众僧曲 无量寿 真安曲  
云星曲 罗利儿 芥老鸡 散花 大燃灯 多罗头尼摩  
诃钵 娑娑阿弥陀 悉驮低 大统 蔓度大利香积佛帝  
利 龟兹大武 僧个支婆罗树 观世音 居摩尼 真陀  
利 大与 永宁贤者恒河沙 江盘无始 具作 悉家牟

---

---

尼 大乘 毗沙门 渴农之文德 菩萨缙利陀圣主与  
地婆拔罗伽

羯鼓录跋

唐玄宗雅好羯鼓，其时诸王大臣靡不习之，沿及唐季犹有以绝技名者。今鼓法不传，仅存崖略于南卓一录。而《广秘笈》、《续百川学海》诸本，承讹袭谬，几不辨所语之云何。偶检《御览》、《广记》、《唐语林》、《类说》等，颇引《羯鼓录》，为之参互校订，并注其彼此异同于下。客有见而笑者曰：“是虽谱录类，而体近小说，吾子校以付梓，过矣！乃又屑屑焉摭拾褻积。句栉而字比之，其细不已甚乎？”予曰：“固也，唐以前书百不存十，此录虽无关学问，然如徐充《暖姝由笔》所举先女声一条，亦足为博览之助。又若明皇催花、汝南王称花奴、宋璟论鼓事，词章家往往承用，不可废也。诸书所引得失互见，有不能定者，义得两存，此则校书之通例，客何疑焉？”客笑而去，因记其问答于此。长夏酷热，伸纸辄汗。校录竟，痴云压窗，白雨忽至，跳珠乱点，仿佛羯鼓声也。锡之甫漫书。

---